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第七編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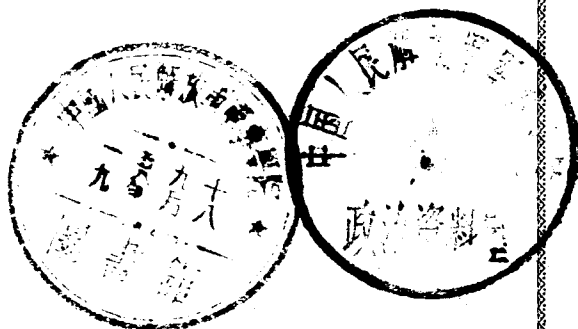


429475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第七编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7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之第七編。本書共分為六章。資料時間自1885—1895年止。全書詳細提供了：一、1885—1889年朝鮮海關和朝鮮政治情況；二、中日戰爭發生前後帝國主義分子赫德等人的幕後活動；三、戰爭期間清政府購買軍艦、軍火，聘請外國軍官及借款等活動；四、帝國主義各國關於中國戰後借款利權的爭奪；五、台灣割讓前後的情況。它對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帝國主義侵華史將是一本重要的參考書。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

第七編

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

主編者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
編輯委員會

編者 對外貿易部海關總署研究室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8年7月第一版

書號：1293

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字數：198,000

（京）道：1—425

開本：850×1168 1/32

（京）報：1—1,320

印張：7 3/4

定價：（9）道林本 1.40 元
報紙本 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日战争前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墨贤理关于 1885—1889年朝鲜海关和朝鲜政治情况的一些反映	1
第二章	战事发生前后赫德等人的活动	47
第三章	战争期间的购买军舰军火和聘请外国军官	88
第四章	战争期间的借款活动	112
第五章	帝国主义关于中国战后借款利权的争夺	168
第六章	1895年2月至6月淡水关税务司馬士关于台湾 情形的报告	217
附 录	重要人名、行名中外文对照表	240

第一章 中日战争前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墨 賢理关于1885—1889年朝鲜海关 和朝鲜政治情况的一些反映

(1) 1885年10月18日 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墨賢理 (H. F. Merrill) 自汉城致赫德函

到达汉城以后,接管朝鲜海关事还没有什么进展。本月14日国王勅旨,派我总办税务,兼任戶曹参議,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財政部顧問。16日又授我以通政大夫銜,据說比戶曹参議高一級。我虽然已有了这些职銜,但还在待命正式視事。昨日見到外务署督办,他說最近为了俄国条約很忙,无暇顧及海关,但一两天内就可以准我去接差,我希望他能照办。

朝俄条約于15日签字,外务署盛譙庆祝,俄使韦貝(C. Waeber)明日赴沪,但即将回汉城过冬。英使阿克頓(Acton)下星期內离此,由貝克(Baker)代行职务。

此外我没有听到新的政治謠言。

(2) 1886年1月25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三号

我謹建議朝鮮各口岸海关首长以后由代理税务司以上职級的人員充任,以增加他們的声望来应付日本人。釜山、元山的貿易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仁川也只有一家欧洲商行。这些日本人都是习性跋扈而不遵守法令的暴徒,除了日本政府以外,不肯服从別的权力。要想对付好他們,倒需要些手段;各关首长的官銜越高,越容易与日本人相处,无论是日本的官吏或商人都是如此的。

最近我向朝鮮外務署遞了一件條陳，指出增加貿易和稅收的最好方法是官方對紅參出口開禁，並停止干涉牛皮及其他貨物的出口，他們應當使人民知道這些貨物已可自由貿易。目前出口貿易微不足道，進口商也因難於找到抵付進口貨價的出口物資而大受阻礙。現在銀元的兌價高漲，自我來此後，已由每銀一元換一千六百文銅錢，而高漲到兩千文。朝鮮政府也可能因急於籌款，而肯採納我所建議的增加稅收方法。他們靠關稅收入來維持典圖局和絲廠，以及支付德尼（O. N. Denny）和即將自美國到此地的軍事教官和文職顧問的薪給等等。此外，他們新近又向德商世昌洋行（Meyer & Co.）借了兩萬鎊外債，指定關稅作為擔保，這筆債是拿來付對日賠款和其他小債務的，利息百分之十，分八次按季攤還。此項借款事先並未通知我，外務署竟用關稅作了抵押，不說是缺乏禮貌，至少在公事上也有些不對。我恐怕要正式表示一下，使他們充分了解每月稅收的第一項開支應當是海關經費。

每季的關稅收支報告及帳目以後將送交您處及李中堂。帳目及各種統計向系按照中國舊曆記錄編制的。除貿易統計外，擬暫不變動，以後再續視情形逐一改變。

（3）1886年2月3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四號

前於第八號呈文內報告的搗毀仁川海關事件，如說它極難處置，並非夸大之詞，這不過是在朝鮮的中國僑民中一般流行心理的一種強烈表現而已。對於朝鮮人和朝鮮機關的蔑視並不僅限於中國商人。我相信那些在仁川肇事的人們如果事前沒有取得中國領事的同情，或不加干涉的默契，是不敢動手的。流行的傳言更說得厉害了，據說中國駐朝鮮人員無論官階大小，都利用地位作掩護，經營人參貿易。有一個據稱有可靠根據，而害怕暴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訴胡慶遜說，鬧事的那天晚上，中國領事館有七担人參放在那里，伺機裝運。我並不想去証實這些事，也不應當懷疑中國駐外人員與此事有關，但是沒有火決不會生煙。因此領事平素對我們檢

查他的行李提出抗議，和他在搗毀海关事件前后的行动，是不难理解的。26日晨，仁川海关税务司致函領事說，据报有大量人參已运上鎮西号軍艦，因此要求搜查这艘船，領事回答說，海关人員不能搜查中国軍艦，而且船已經开了。但是仁川税务司並沒有提到海关人員，那条船也是在領事接到税务司的公函以后两小时才开走的。領事在收到税务司关于海关人員并未用过武器的書面声明，并听他报告了全案情形后，才发出那个不能令人滿意的布告，經再提抗議，現在領事已另出布告說与搗毀海关有关系的人員业已分別惩处了。

海关的财产损失約計 80 元。領事將賠款送交仁川海关监理，故意不理我，但我請中国駐朝鮮总理大臣电令領事將賠款交税务司。

25 日晚首先动手毆击海关巡丁的人，大概是安排好的誘敌之計，他拿着个包裹，外表很可疑，而內中并无违禁或应稅物品。肇事以后他并未上船，看上去象是有意生事，以便乘乱将人參偷运上船。此人是新泰和行雇用的，新泰和的东家刘松南是这次搗乱事件的主謀。袁世凱起初告訴我因此人有官职不便法办。但現在刘松南已受到处分。他在此地的生意很大，遣送出境对他說来大概是个不小的惩罚。

事件如此处置总算令人滿意，袁世凱对于惩罚一点忽然改变态度，我想大概是由于李中堂的一封来电。而李的来电我想是因为欧格訥把这事告訴他的原故，此間的英国使館在我发电的前一天，已将全部案情报告欧格訥。我自己本想看袁世凱怎样处理此事再报告，后来看見他处置不当才拍发电报的。李中堂回电說此事不足重視，大概意思是要我不必多管。他的話虽如此，但他的行动却发生了效力。

我总算达到了目的。惩罚一下那些自認爲“上国”之民，那些自以为可以毫无忌憚地无视朝鮮海关——一个屬国的机关——的权力的人們，对于中国是有益无損的。搗乱事件中有关的人大部

分都被刘松南利用。刘松南是商会首脑，在中国侨民中有很大力量。

这件事已在朝鲜人中引起很多議論。据说朝鲜国王很生气，对于外务署督办大为不满。因为督办想要不理这事。督办极其亲华——我前已报告过，我曾认为这是有利条件——，但他作得太过分了，他对于中国駐朝鲜的起码官吏也必恭必敬唯命是从。他最初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命令仁川海关监理惩办海关巡丁，令我惩办海关洋員。我不承认海关方面有任何过失，并且请求他也撤销要监理惩办巡丁的命令，他照办了。一般人对于他对中国的卑顺态度颇有反感。如果再有类似捣毁仁川海关的事发生，就会引起朝鲜人敌视中国人，象他们敌视日本人那样。

我們的计划恐将因此次事件而遭挫折，目前是无论如何不可以令人知道我們想要将朝鲜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而引起疑虑。反对情绪也许不久可以过去，现在最好还是不提此事。

我的举动似已使国王很高兴。我确信就中国的利益来说，我也不能不这样办。

中国在此地需要一个诚实、开明，有能力，而且态度和婉的駐朝大臣。倨傲自大，恃强怙权只有招致失败。我的意见是说現任駐朝大臣只要一遇机会就会把中国政府牵入严重糾葛中去的。

(4) 1886年4月3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十号

德尼已抵此地，住在美国代办家里。除非他能取得实权，恐怕会发觉自己的职权和身分都很含混，而处处遇到烦恼。朝鲜人经过穆麟德(F. G. von Möllendorff)这次教训之后，恐决不肯再把实权给任何外国人了。

中国和朝鲜两政府之间已商定取消中国商人在汉城城内居住和貿易的权利，而移到城外附近几里内沿江的某处。中国商人既然按照条约不能在汉城貿易，其他国家商人自也不能享受此項权利。这样办的理由是朝鲜商人不能与經營能力較強的华商和日商

竞争。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多数人，这正是朝鲜人采取保护政策的一个例证。只怕日本方面不肯就此甘愿迁出汉城，虽然朝鲜政府已经答应给钱。

(5) 1886年6月9日墨贤理致赫德函第十六号

法国条约于6月4日签字，朝鲜政府未对传教问题作任何让步。条约内相当于朝鲜与英国订立的条约第九款第二节的那一款内，加入了“或教诲”三字，全款是：“凡有法国国民人前往朝鲜国学习或教诲语言、文字、格致、律例、技艺者均得保护相助，以昭两国敦篤友誼。”法国人想要在语言、文字等下面加“宗教”两字，但朝鲜人不肯答应，也不肯给内地居住权利。朝鲜人在关税税率内作了一些让步，德尼说此事他将听从我的意见。最初我不主张减税，但我与外务署督办和德尼商谈时，他们都认为既然打算对于传教一点坚决不让步，那么在税率方面给法方一些便宜，未始不是可取办法，我因此也同意了。所减税率对我们说来可以说是所失甚少，或全无损失，是一种形式上的而非实际上的让步。法国公使最初提出二十五种货物减税项目，经我详细斟酌计算，把其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几项删掉，留下十六项作为减税谈判的对象，并通知德尼说我不反对这十六项商品减让税率。减税项目如下：

一类：自从价10%减至7.5%——地毯、时辰钟、洋镜玻璃、料货器皿各种、熟皮各种常品、胰皂、丝造蚊帐、绸伞、银质或普通金属时辰表、葡萄酒。

二类：自从价20%减至10%——丝绒地毯、香水、香料各种、上等美酒、丝绒、金制时辰表、古玩。

因按过去进口统计数字推算，对以上各种商品减税，最多不过使我们每年损失二、三百元税收。内中有些商品从来未曾进口过，其余的进口数值也都极微小。朝鲜的议约全权代表金晚植不答应全部减税，最后决定只减十二项。洋镜玻璃、时辰钟、玻璃器皿、及香料均按现行税率征税。我用以上的减税办法，换得法国方面同

意在条約的通商章程內加入一款規定：“如日后朝鮮海关另行酌訂善后章程，或各口理船規則，以防亏負稅項，而俾海关易于施行分內之事，即应由朝鮮国將此等章程規則先行知照週悉，查与以上通商章程并无分歧之处，且与法国商民照本約所載各种应得之利益亦无相背者，則即由法国駐劄朝鮮領事等官，飭令本国商民一律遵守，如本約各款无異。”我的行动始終是非正式的，但都通过正常途徑。談判几乎因減稅而陷于僵局，法国公使說如果他所提出的要求全被拒絕，他怎能答应訂約，朝鮮如不能答应傳教，就須答应減稅。因此在朝鮮代表不肯完全按我交給德尼的修正貨名表減稅时，法使戈可当就表示他不能繼續談下去。他認為虽然我的建議是非正式的，但德尼已經表示同意，金大臣就应当照办。談判竟因我而造成周折，使我很不安，虽然双方都一再表示这并非我的过失。后来稅則問題終於按我前面所述的在十六項中減去四項而談妥。条約于4日簽字，5日設宴庆祝，6日法国公使就動身走了。

(6) 1886年6月10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十七号

史納机(J. F. Schoenicke)、帛黎(T. Piry)、格类(E. F. Creagh)三人已經接任朝鮮各口稅務司，正忙于改組各关。昨日朝鮮国王指派一位官員來問我，为什么撤換各关稅務司这样重要事竟沒有通知他。我答稱已經在三个月前与外務署詳細商量过了，想必外務署未曾奏報，我声明換人的理由是任用賢材以代替以前那些不称职的人，并为了节省經費。看来我們現在只能緩进，这次改組的成績慢慢地自会使人們明白的。現在他們正在担心中国是否要利用海关来控制朝鮮，報紙上的謠言又加重了这种愚蠢的疑忌心理。

元山海关报告了一件事，大可說明中国駐朝代表們的无能和笨拙。外務署批准扩充元山海关碼頭計劃，以使貨船能有吃水較深而可以遮蔽風浪的地方，并撥发了經費，定于今夏动工。現据元

山关税务司格类报告說，当地中国領事告訴他，此項工程只对日本有利，并不需要兴办，因此他已函請袁世凱下令停止进行。这位領事又告訴稅務司說，李中堂想要破坏日本在元山的貿易，并使中国商人能独占元山的米粮生意。日本商人在元山的人数远超过中国商人，比例差不多是三十或四十对一，当地的貿易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这位領事真可謂是愚昧无知和說話不謹慎了。袁世凱如果听从这位領事，真的把工程停止，也无足怪，因为这个計劃，虽然对貿易前途大有裨益，但看上去的确对日本人好处最多。中国人对于我們在此地所处地位多少知道一点，他們以为我們应当不管有理沒理都要支持他們，特別应当帮他們打击日本人。与这些中国官員們爭論，差不多是我职务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他們既很笨拙、好事，而态度又是盛气凌人的。他們也許自以为是照李中堂的意思在朝鮮办事，但是我不相信李中堂真地会叫他們想尽方法去損害日本人的合法利益，或者容許他們跋扈多事，对朝鮮橫加干涉，因而丧失朝鮮的好感。我觉得如要维护中国在朝鮮真正利益的話，我就必須先反对中国駐朝鮮的官員們。日本人就表面上看都安靜严肃地各管自己的事，从来不干預朝鮮人的事，而中国的官員們却偏去惹恼朝鮮人。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和朝鮮人过去积怨太深的話，朝鮮早已倒向日本方面去了。我看事情照这样搞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認为当前切要的事是李中堂应当知道他派来此地的官員正采取什么路綫，应当下严令对日本方面要采取和緩态度，凡与中国利益无干的朝鮮事务，一概不許干涉，对待朝鮮官吏和机关必須公平有礼，放棄一切驕傲浮夸的习气。中国官吏現在的行事也影响了我对中国的关系，減低了我所能起的作用，使我的工作很困难，并使我所处地位为难甚至很危险。如果我对中国的关系使我非支持在此地的中国官吏不可的話，那我只有辞职了。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利益最有利的办法，还是应当尽我所能，設法使中国駐朝鮮的官員們采取公正而在政治上得宜的政策。我自然不能与李中堂直接議論这些事，这究竟是在我的职责以外的，但是我

相信您是可以有方法使他知道中国所派出的代表在此地的行事是如何地危害中国利益的。

(7) 1886年7月9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十八号

德尼处境颇为不易,虽然朝鲜国王想要听从他的话,其他方面却反对甚力,因此他的努力都大半碰壁。他因为不通汉文,又没有一位好的朝鲜文翻译人员而大受障碍。我从自己的办公室内抽调一位对英文能说能写的人去帮忙,并为他解决一些处理汉文公事中的困难。除非他能聘请一位通汉文的欧籍助手,他是无法办事的。但是朝鲜政府连德尼自己的薪俸都无法付足,再叫他们以高薪代德尼聘请秘书恐怕是办不到的了。

(8) 1886年8月12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十九号

伏暑中此间政治空气亦趋沉闷。朝鲜政府与意大利所订条约业经换文。

离开朝鲜业已十八个月的閔泳翊忽于前数日回来,先受命为外务署督办,不久即行辞卸,改任朝鲜右营使兼典图局总办。此人虽无材能,但极有权势,如能留此,或可对于推动革新有帮助。

日本报纸上所载金玉均奏折及函件,您大概已于7月24日左右的日本邮报中见到了,此事已在此间引起不少议论,文内所说的 En Si Gai 自然就是此地的袁世凯。袁于两星期前向李中堂报告朝鲜已请求俄国保护,俄国公使收到书面请求后已经答应。李中堂电令德尼调查,如确有其事应即阻止。德尼回答说袁世凯所报告的并无确实根据。德尼报告李中堂,此项谣言或许是从那些想要继续占据巨文岛的人们那儿发出来的。

德尼并无进展,国家要政都无从过问,他除了因巨文岛继续被人占据提出抗议并要求归还外,可以说一无成就。这样地对待他,他不会忍受很久,若不能让他发挥他的作用,他是要走的。

(9) 1886年8月19日墨賢理致东海关(烟台海关)税务司穆和德(R. B. Moorhead)函

汉城现在发生一件重大政治騒动，这是由于真地或假想地发觉了企图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下的阴谋，和中国駐朝大員因此而采取的行動所造成的。

国王否認曾向俄国提起此事，俄国公使也否認說从未收到关于此事的照会。可是袁世凱却宣称已經发现了国王請求俄国保护的文書，上面并盖有御璽。他立刻电請天津派軍艦和軍隊来朝，这可把朝鲜国王和朝鲜政府給吓坏了。现在情况究已如何还难查悉，但袁世凱似已接受国王的否認，表示文書可能是捏造的。他要求国王答应懲办亲俄阴谋中的四員負責官吏，国王也应允了。这些人被判放逐，並有遭受更坏的命运的危險。他們都是国王的亲信，常与外国人接触。一般人都認為他們无辜，国王只是因为受到最强硬的壓力才肯处分他們。据說袁世凱現已撤消要中国派兵的請求，我很誠懇地希望他这样办，因为中国軍隊在此时开来只有在朝鲜人民中間引起恐慌和混乱，动摇政府，导致騒动及无政府状态。那只有制造麻煩。

这件事的内幕，有很多是还待說明的，我也无法来試作解释。我写信給你是专为使你能向“奧西泊”(Osciper)号軍艦艦长說明局势的严重，請他立刻就开来。他也許已經从有关当局那里得到正式請求，他即使尚未得到請求，也不难想到为什么。现在仁川連一艘欧美軍艦也沒有，我們也无法使用电报。

本函託閔泳翊所乘中国軍艦帶給你。閔泳翊是派往天津专为解释此事的特使。

請即將此次事情的要点先呈报总稅务司，料想他必已有所風聞，我上次向他报告时，还未发生此事。目前仅能匆匆写此短簡先述梗概而已。

(10) 1886年8月20日墨賢理致赫德函第二十个

8月12日函內曾經報告，有謠言說朝鮮國王已正式求俄保護，德尼查不出這謠言何所根據。事態的發展透露出確有這種活動在進行之中。陰謀發覺之後，袁世凱就立即採取行動，此間因此發生極大的騷動。我不知道袁世凱怎樣會發覺陰謀綫索，也說不出國王究竟有多少關係。但袁世凱拿出一個文件，據說就是請求俄國公使轉請俄國政府保護朝鮮原文的抄本。他說原本上蓋有國王的御璽。袁世凱立即向國王指出採取這樣步驟會有什麼後果，而似乎把國王和宮廷整個吓倒。他立即發電請派軍隊和軍艦。如果傳言是真的話，他並曾公開恐吓國王，要他退位給大院君。大院君在袁世凱衙門內與袁會晤也實有其事。袁世凱粗暴倨傲，以他的淫威压倒一切。國王分辯說自己对陰謀一無所知。過一二日後，袁世凱似乎接受了國王的分辯，認為原先作為証據的文件或者是捏造的。但是這事總得逮捕懲辦一些人才可了結，於是就有四位官員被判处放逐。罪狀極其含糊，也未公布任何証據。他們都是國王的親信。看上去象是下過很大的壓力才使國王答應懲辦他們。懲辦的勅旨公布之後，次日就取消，再次日卻又恢復了。一般都認為四人与這次陰謀毫無關係。但這四個人都与外國人很接近，一個與德尼有關，一個與美國使館有關，另一個則去過俄國會說俄語。大概正是因為他們親近了外國人才被逮捕，而袁世凱是唯一主使懲辦他們的人。除了懲處這些人以外，還商定遣派專使去天津解釋國王並未請俄國保護，并向中國表示忠誠。以閔泳翊為首的使團已于今晨動身。大家相信袁世凱已撤回增派海陸軍之請，這樣我相信可以使目前局勢暫時平安無事。此次事件內幕有許多還待說明。主要問題在於是否確曾請俄國保護。俄國公使否認有此事。但德尼告訴我他有理由相信確會有象袁世凱拿出的那樣文件傳遞給俄國，國王也並非全不知情的。如果真是這樣，則此事也不難解釋。這是中國代表在漢城專橫倨傲的當然結果，國王和稍知愛國自尊的朝鮮官吏，自然感覺已受到難以忍受的委屈。既有這種情緒存在，再加中國又不能代朝鮮向英國索回巨文島以

维护朝鲜主权,因此就不难利用这些作为理由去煽动 1885 年受到一度挫折的亲俄运动,并且取得一派有力人物的支持了。人们当然会疑心上次亲俄运动的主谋人穆麟德这次有无关系,但是直到现在我只听到一些极含糊而没有证据的指摘他的谣言。

事态演变或者会就此中止,中国现在用威势维持住地位。如果俄国政府确曾收到保护朝鲜之请,并且认为真,它是否肯就此罢休,又一次被人愚弄而不提任何抗议呢?

如果中国能派一个适当人物,一个能够忠实地代表李中堂对于朝鲜的愿望和意见的人驻在此间,这次纠纷就不会发生了。另一方面朝鲜国王如有见识并能鼓起勇气向李中堂诉说袁世凯的态度和行为,要求将袁召回,中国方面想也会听从而使他满意的。

此间人们对于目前难关只有模糊观念,恍恍惚惚地担心外国军队会不会进来。各地也没有什么动静,如果朝鲜人本身不因局势发展而发生内部分裂和纠纷,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忧虑的。

电报业已中断,但已有信去烟台和长崎报告局势,并请求调派军舰到仁川。目前仁川没有一艘欧美军舰。

(11) 1886 年 8 月 28 日墨贤理致津海关税务司德瑞琳函

自上次写信以后即无法同你通讯。一星期前有一艘中国军舰开走,但未通知我们。电报线断了,或者故意封锁了,除了袁世凯以外谁也不能用。电报线断了的传说也许是真的,但袁世凯似乎仍旧能够收发电讯,虽然听说电报有几段须在中途用马传送。因此我所要说的此地最近的骚动,对于你大部分可能已不是新闻了。但我仍愿就所知者奉告,借以对目前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我的补救办法,和如何防止再发生此类严重纠纷的意见。我相信这两个目的在撤换袁世凯以后都可以达到的。

上次函中我曾提及,传说朝鲜国王请求俄国保护,而国王却完

全否認。我指出这一传言的真实性未必可靠，我認為是不足置信的。但是事情如你所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袁世凱拿出一件文件，說那就是送交俄国公使書面請求俄国政府保护的文件抄本，并說这抄本所根据的原件上面盖有国王的御璽。袁世凱当时就向国王指出如采这一步驟会有什么后果，而完全把国王和宫廷給吓坏了。他当然表現了可称讚的精力，可是显然很粗暴、专橫，并且盛气凌人。据說他公然向国王威胁废立，要拥大院君为王。这事究竟确否我說不出，但我确知大院君曾在袁世凱的衙門內与袁会了几次面，也許因此而产生了流言。至于要求增派海陸軍事，我只是从袁的秘書那里听到他曾如此做。就我后来从你那里知道的消息看，李中堂可能不等袁世凱申請已經逕自派一支艦队来仁川了。国王对于亲俄阴谋完全否認。現在就表面情形看，袁世凱經過一两天的考虑后，决定接受朝鮮国王的解释，認為以前提出作为証据的文件可能是伪造的。随后就有四位官員被逮捕，起初有处死的危險，后来改判放逐。他們的罪状非常含糊，犯罪証据即使有的話，也从未公布。这些人都是国王所宠信的忠誠官吏，象是用了很大一番压力之后，才使国王答应懲办他們。敕旨公布以后不久就取消掉，过了一天又复公布。又过了几天敕旨終於撤銷，这四个人释放回家。一般人都相信这四个人与阴谋毫无关系，他們的被捕和处刑激起人們的恐惧和憤怒，而后来又释放他們，則使人們很高兴。他們都与外国人往来甚密，一位在德尼那里办事，一位与美国使館有关，另一个則去过俄国通晓俄語，并且常去俄国使館。只是因为他們接近外国人，才使他們被逮捕。一般都認為袁世凱是逮捕这四个人的主謀，也就是要求懲办他們的人。不管真假怎样，这已經激起人們对他大为不滿。閔泳翊赴天津，据我所知是代表国王申辯并未向俄国請求保护，并向中国重表忠順。現在听說李中堂已拒絕听受閔泳翊所說的，确否想你都知道。本案内幕还有許多地方是需要說明的，这些我还无法解释。主要問題是朝鮮国王是否确曾請求俄国保护。我个人一直認為国王并未这样办，如果

旁人曾这样办了,他也并不知情。但是不管这问题的答案如何,中国第一步应办之事还是撤换袁世凯。因为如果朝鲜请俄国保护是真的话,这是中国代表在汉城所采傲慢驕横举动的必然后果,使国王和那些知道爱国自尊的朝鲜官吏感到屈辱而无法忍受。如果此事是假的话,那么袁世凯除了举动粗暴、盛气凌人,而且轻易为阴谋捏造的假话所蒙蔽,根据不充分的证据,逕自采取激烈措施,这样他更成了一个妄生事端的人了。

从任何方面看来,袁世凯都应该撤职,此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弥补业已造成的损失。如果认为他的高压手段业已使朝鲜离心和反叛,那么撤换他就可消除离心的原因,也是恢复声望的第一步。如果他听信了假话而采取高压手段,那么撤换他,对于曾受他威吓的朝鲜国王是公平的,而且是一般礼貌所应有的。

讓我們姑且假定传说是真的,因为这对于袁世凯来说,还算有利。我重申自己坚决的信念,即袁世凯应对朝鲜的背离负主要责任。我已经屡次写信给你表示袁世凯和他的属员的举动所造恶果极为可虑。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日增加,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之俱增,这种情绪会有一天突然以激烈方式来表现,也是无足为异。就我自己来此前后所了解到的,和你一再函告我的,我觉得袁世凯并不能真正代表李中堂对朝鲜的政策。因为李中堂的政策决不是威吓朝鲜人,决不是使他們满心愠怒地屈服于威力之下;决不是一会儿用高压手段,过一会又甘言撫慰;决不是因为細故便干涉純屬內政而与中国利益毫不相干的事;也决不是压制朝鲜自发的爱国情绪和思想,或蔑視朝鲜的制度和官吏,或对朝鲜的官厅强迫命令;也决不是无视朝鲜在国际約章中的权益,或者在一般华侨中带头用盛气凌人的态度和举动对待朝鲜人民。可惜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中,已经有了此类现象,袁世凯也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他的身分和地位已经使中国駐朝鲜的其他官员效法了他的榜样,这种风气已经使朝鲜对中国日益离心,现在只是使用威力才控制了他們,而他們一遇机会便会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假如袁世凯